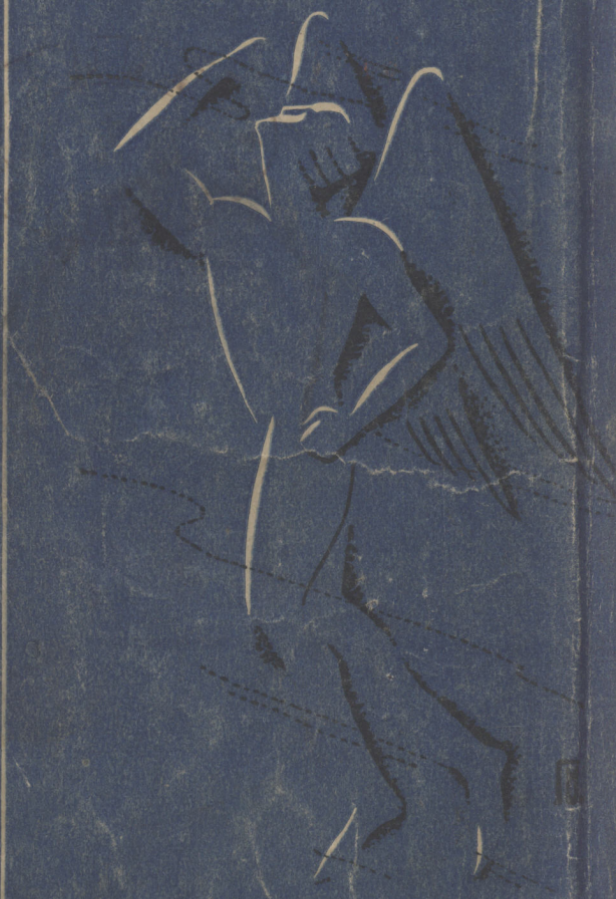


飛行人

愛拉克奈愛脫等著
呂叔湘譯



83-
G16

五之叢文光文

人 行 飛

著等脫奈·~~拉~~·愛·英

行印店書光文

73144

文 光 文 叢 之 五

飛 行 人

有 著 作 權 ★ 不 准 翻 印

實 價 國 幣

元 正

著 者 英 · 愛 拉 克 · 奈 脫 等

譯 者 呂 叔 湘

發 行 人 陸 夢 生

總 發 行 所 文 光 書 店

總店：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分店：重慶中山一路二一八號

分 發 行 所 聯 營 書 店

成都：祠堂街
重慶：林森路
漢口：交通路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十 月 滬 初 版

自序

這裏所收小說八篇，前三篇和「釣魚」一篇曾載「中學生」，「黃昏」曾載昆明中央日報星期增刊，「荷包裏」曾載「四川學生」，現在拿來重印，謹向這些刊物的編者致謝。

因為生活的忙迫，偶有餘閒，只能看一點短篇小說之類，幾年積下來，倒也看過不少。有時受了刊物編者的屬託，寫不出什麼別的文字，就選兩篇譯出來塞責。譯出的不止這幾篇，輯集的時候略有去取，又補上新譯的「號外」和「盲點」兩篇。因為選擇出於臨時的需要，也就沒有什麼客觀的標準，只是挑自己最喜歡的來譯，所以這裏介紹的既不是一個作家，也不是一個宗派，若是說有相同之處，那麼因為同是我所喜歡、或許情調有點相近，也未可知。

此外也還有相同之點：作家限於英美兩國，而且都是現代的。說也慚愧，學

外國語到現在，連英文也還只學到一點皮毛，所以文學的世界雖然廣大，我只敢守住一個角落。偶然遇見英譯的法德俄或其他文字的小說，有非常可喜的，有時也想轉譯，再一想，已經是嚼飯哺人的事情，一嚼豈堪再嚼，還是留着給更加勝任的人去努力罷，又就把筆擱下來。至於這裏面沒有較早的作品，也沒有菲薄古人的意思，只是世界變動得太快，同時代的人彼此的心情更容易互相了解，更覺得親切。又前人所作往往過於重視「故事」的成分，非私衷所喜。如此而已。

目次

飛行人.....	英 Eric Knight	一
美麗的大海.....	英 T. F. Powys	一〇八
老太太.....	美 Thyra S. Winslow	一一七
黃昏.....	美 Zona Gale	一五五
號外.....	美 Robert E. Sherwood.....	一六六
莫特一家在法國.....	美 Donald Moffat	
寄包裹.....		一八〇
釣魚.....		一九四
盲點.....		二〇五

飛行人

英Eric Knight作

撒姆相信他會飛。這個信念不是慢慢兒生成的，是突如其來的。

那天晚上，他和密麗兩個到洛桑磯去聽敏妮姑姑——敏妮·特克爾·厄帕辛·斯密司女士——講道。起頭兒撒姆本是不想去的，可是等到道場完畢，連撒姆也點頭兒，說是有意思，密麗是更不用說，有生以來難得有這麼愉快的一天。

敏妮姑姑先唱一首讚美詩，是她自己編的，頭一句是：

太太，您可要買我的紫羅拉……安？

唱過了讚美詩，她就讓凡是加利福尼亞本省的人站起來，和坐着的外路來的人拉拉手，說，「上帝保佑您，哥哥」，或「姐姐」。

撒姆讓一個不認得的人攥住他的手直搖擺，覺得怪不舒服的，可是密麗已經迷上了：一會兒，敏妮姑姑要外國來的人自己介紹自己，密麗就推推撒姆，要他

站起來說。可是她推她的，撒姆只管坐着不動。別人一個一個站了起來，說他是德國來的，意大利來的，中國來的，檀香山來的，墨西哥來的，加拿大來的。竟還有一個是印度來的。

末末了兒密麗實在忍不住了，就把下巴頰兒底下的帽子扣帶繫一繫緊，站起身來，鼓足了一口氣，高聲叫喚：「撒密威爾·斯摩爾，和斯摩爾夫人，英國約克省，赫德斯斐爾城，匏金橋人氏。」

說完了坐了下去，把臉漲得通紅。個個人鼓掌，坐在她旁邊兒的一位衣阿華城來的太太就開頭兒和她搭話兒，密麗心裏想，這加利福尼亞真是自從他們開始這次環球旅行以來的最可愛最夠朋友的地方了。

撒姆努力做出老大瞧不起這些事情的樣兒，可是敏妮姑姑一開口，連他也不禁不由的凝神聽起來。

敏妮姑姑的題目是「信仰可以移山」，講的可真不錯，引經據典的，又配上好些怪好聽的字眼兒，一會兒小小的一頓，讓人家鼓掌，一會兒長長的一停，讓人

家大夥兒一面唱兩句讚美詩，一面拍着手兒打拍子。就着這些長長的停頓的工夫兒，敏妮姑姑就在那兒養精蓄銳，再一張嘴的時候兒精神抖擻的像一朵小菊花。什麼事兒都在於「信仰」，她說；拿她自個兒說，她深信這個道理，她相信，不，她簡直「知道」，要是今天道場裏頭的五千多弟兄姐妹們走出會場，到聖伯拿丁諾去，她敢打賭，只要他們大夥兒有「信仰」，能叫白頭山朝海邊挪個一丈八尺的。那麼她爲什麼不表演一次呢？她說，那是因爲她的法律顧問說了的，這得引起訴訟，因爲，自然咯，若是你把山朝海邊移過一丈；不定有多少人受損失。有一邊兒就得蹦開一丈寬的一條裂縫，說不定蹦在許多好地產的正中間兒；那一邊兒又要把地面推推擠擠，大大的一陣鼓搗，在加利福尼亞地方尤其不相宜。那些無風三尺浪的人，本來就動不動要拿地震來嚇唬人，哪怕你很可以跟商會通個電話，打聽出來只是聖第厄哥港的海軍在那兒演礮。

可是，她不說了嗎，「信仰」是個了不得的東西，是有不可思議的力量的，要是諸位弟兄姐妹們相信主耶穌，相信「信仰」的神力，沒有一件事情辦不到。任什

麼都辦得成！

敏妮姑姑講完了，個個人鼓掌，合着拍子鼓掌，不但是佩服敏妮姑姑的信仰，並且佩服她對於他們的信仰有信仰，並且佩服她對於爲什麼不必要他們在這大冷天黑更半夜的趕九十里路去表演他們的信仰，能有那麼聰明的解釋。

講道會的節目這就差不多了。這以後就是唱讚美詩，先是半邊聽衆唱，後是那半邊唱，看誰唱得最響亮；以後是女的唱，唱過了男的唱，看誰唱得最響亮。這就完了，大夥兒往門口擠。

密麗愉快極了。趕她和撒姆在人堆裏擠了出來，站在大街犄角兒上等公共汽車的時候兒，她找着了她的話：

「啊，撒姆，我不知道你覺得怎麼樣，我可是真快活。我說啊，咱們出來了這些日子，哪兒都沒有這兒好頑兒。」

她說她喜歡這個地方，撒姆知道她是真心話，可是他也知道，她說這個話也爲的要把他拉住在加利福尼亞。不管是密麗，不管是拉維尼，他們倆的女兒，

有機會給南加利福尼亞美言一二，她們決不放過。維尼要在這兒多住一程子，爲的是要試試看，能不能跑上銀幕去當明星；密麗要在這兒多住一程子，一半是爲維尼，一半是因爲她捨不得那些個棕櫚樹，她從來沒想到白種人的國土裏會長棕櫚樹。再還有，他們上北邊兒去逛蕃古洼的時候，撒姆得了一場挺利害的咳嗽，這又給他們娘兒倆一個好藉口。

所以她們決不放過一個機會，老在撒姆耳朵邊絮聒，說是加利福尼亞的天氣好，於他的肺有益，又說是他已經告老，總算是不愁穿不愁吃的了，放着這兒的好太陽不晒，快着趕回英國去幹麼？

撒姆知道她們娘兒倆在運動他，也知道她們爲什麼要運動他。他並且知道跟她們爭執沒有多大意思，因爲她們有法兒把他啾咕得受不了，末了兒還是堅持不住。可是，一個男人還能儘着叫娘兒們牽着走？也得過一會兒言語一聲兒啊。所以他擤了擤鼻子，說：

「是啊，望壞處想想，再望好處想想，這不是個壞地方——就着美國說，自

然。可是啊，我還是寧可罰我出五百塊錢，放我回家去，老殷家酒店裏一坐，左邊兒右邊兒都是我的良朋好友，面前一盅好老酒，背後一爐好煤火，烘得暖暖和和的。」

密麗鼻子裏哼了一聲。

「撒密威爾，」她說。「今兒個出門之前我跟你說什麼來着？衣服口袋裏放一塊乾淨手帕兒不是？」

撒姆知道，他要是離開本題去對付游擊戰，那就準輸無疑。各人在各人的防地裏頭稱雄，他萬不可接這個錢兒跟她去辯論手帕兒，那是密麗的防地。所以他把那塊髒手帕兒往褲子口袋裏一塞，閉上嘴不則聲。密麗還是不斷的給他來兩句——娘兒們的戰略；撒姆到後來索性連聽都不去聽——男子漢的對策。

密麗還在嘮叨個不住的時候兒，撒姆的心思早悠悠宕宕的飛開，落在兩件事情上頭。第一，他開始希望汽車快點兒來，就可以讓密麗住嘴；第二，他思索起敏姑姑的演講來。他開始詫問，這個信仰不信仰的裏頭，是不是真有點兒道

理。他開始幻想，若是一陣人，全都有「信仰」，再帶上點兒「耶——嘿——荷」的勁兒，是不是真能把山移動？——哪怕只挪動個一寸二寸呢。

他想了好一會兒，有了個主意：誰要是打算試驗試驗「信仰」的力道，最好就是先找個容易的事情開個頭兒，再逐漸兒推廣到頑梗的東西，像那些大山大嶺什麼的。

撒姆在思索這些事情的時候兒，是站在那兒等汽車的。加利福尼亞是個怪地方，太陽一沒有，就透著特別冷。這就觸動了撒姆的靈機，讓他想起汽車來。他肚子裏想，誰若是要憑「信仰」移動東西，汽車是最合式的試驗品了——汽車有輪子，這不省力得多嗎？

說幹就幹，因為，撒姆自個兒跟自個兒說，「信仰」一次並不花一個大的本錢。就讓是不靈，又虧負你什麼呢？

所以撒姆就把兩眼一閉，肚子裏道念：「我有「信仰」，我相信等我睜開眼來的時候兒，第幾路公共汽車已經到了。」

怪了，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密麗已經拿指頭戳他的肋骨，說：

「醒醒罷，糊塗蟲！」

撒姆把眼睛睜開，一輛汽車就停在他面前。

撒姆自然是又驚又喜。他又自個兒對自個兒說，這也許是偶然碰巧，可是啊，也叫人不得不再研究研究。他決意要好生研究一番。所以趕他在車上坐定之後，他就開始專心研究「信仰」問題，一路研究到家，中間只打斷了一次，那是在車子經過柏味力威爾什路的時候兒，密麗說是她看見納爾遜艾迪從「棕馬場」出來。

這以後，撒姆又一心用在他的研究上頭，直到汽車停在終點站。撒姆和密麗下了車，在聖蒙尼加銅像跟前走過，沿着那條瀕海路慢慢兒的走回他們寓居的公寓。

經過這一個晚上的熱鬧，他們兩個都有點疲累不堪，手挽手兒慢慢的走着。密麗最愛在夜晚沿着這條瀕海路散步。因為這兒寂靜，浪漫，富有熱帶風味。在

這鵝卵石鋪成的馬路旁邊，種着不下三種棕櫚：棗棕，大棕，小棕。再者，這條路正在高崖之上，下臨海灘，你沿路走着的時候，往遠處看，可以越過那樸素的木柵欄眺望大洋，往近處看，可以賞玩那些電影明星的宮堡式海灘別墅。這些別墅全都很壯麗，但是最宏壯最漂亮的要數瑪利安黛維絲的。這所宮堡已經遠近聞名，旅行社的遊覽汽車照例要在這瀕海路停五分鐘，讓遊客們瞻望一下那位有名的明星間或一住的房子。

密麗天天晚上都要來這裏，由柵欄往下看，越看越看不厭。她不上這兒來作一回「晚安」式的眺望，再也不肯就枕；她老是這麼想，總有一天會看見高樓上的哪一個窗戶裏有燈光，那就是瑪利安黛維絲就寢了。

那天晚上撒姆和密麗走着走着，走到了正對瑪利安黛維絲的別墅那兒，他們就止住了腳，向柵欄外頭看出去。密麗站在那兒一動也不動，她感動極了，居然能站在一棵地道的棕櫚樹下，眼看着一位地道的明星住宅；她一點也不知道撒姆在那兒想什麼。撒姆呢，腳下一停步，腦子裏又活動起來。他把煙斗兒抽得旺旺

兒的，站在那兒，望着遠處的大洋，望着那五角錢一個通夜的釣魚船，船身上紮滿了燈彩，遠遠望着真像一枝鑽石胸針。

就在這個地方，就在這個時候，他忽然得了他的古怪的信念。也許是因為站在這麼個高高在上的地方兒，加之以敏妮姑姑的演講，加之以公共汽車的應念而來。不管怎麼樣，他得了他的信念，清清楚楚確確實實的信念。他覺得他能飛。這就是他的信念。他這個信念來得挺利害，他不禁不由的就說了出來。

「密麗，」他說。「你可知道，有時候我有這麼一種感覺：一個人能把倆胳膊一撒，就打這兒飛了出去——只要他有『信仰』。」

「是啊。只要！」密麗答上了儲兒。「只要你的姑媽有個那個，她就能變成你的姑爹。」

雖則密麗已經立定主意，做了一個有錢的老封翁的太太，就得像個有錢的老封翁的太太，可是有時候她還是要吐出地道的約克味兒。她剛纔這一句話兒，可不像打算平心靜氣的討論事情的樣兒。至少，像信仰啊移山動嶽啊這些事情不是

這樣討論得來的。

這真有點兒叫撒姆生氣。可是約克人有一種特性。你越叫他生氣，他越不肯讓步。那天晚上撒姆脫衣服的時候，他覺得怎麼樣也不甘心認輸。

「哼，就是那個，」他自己說，「我相信也不是絕對辦不了，只要一個人有那麼多的信仰。」

躺在床上之後，他還是儘着想。他很想飛一回給密麗看看，別當是天下的理都是她一個人掌管。他躺在那兒，信仰，信仰，忽然毛髮悚然起來。因為他覺着他的身子只是往上擡，往上擡，末了兒竟完全和身子底下的床分開。

這個事情太奇怪了，連他自己都不敢相信。他拿手往身子背後去細細的試探。真的！他的手摸得到的範圍之內，他的身子完全不沾床。這個太驚人了，他不得不沉回床上去好生研究研究。他一定已經離開床頗頗的有點兒尺寸，因為當他沉下去的時候兒，床上的墊子咕咕噎噎的響，鬧得密麗狠狠地說：